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威廉·李卜克内西

奥古斯特·倍倍尔

保罗·拉法格

弗蘭茨·梅林

罗莎·盧森堡

卡尔·李卜克内西

人民出版社

威廉·李卜克內西

· 傳

拉法格

弗蘭茨·梅林

罗莎·盧森堡

卡尔·李卜克內西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總布胡同十号)

·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1909·787×1092 $\frac{1}{32}$ ·1印張·3插頁·23,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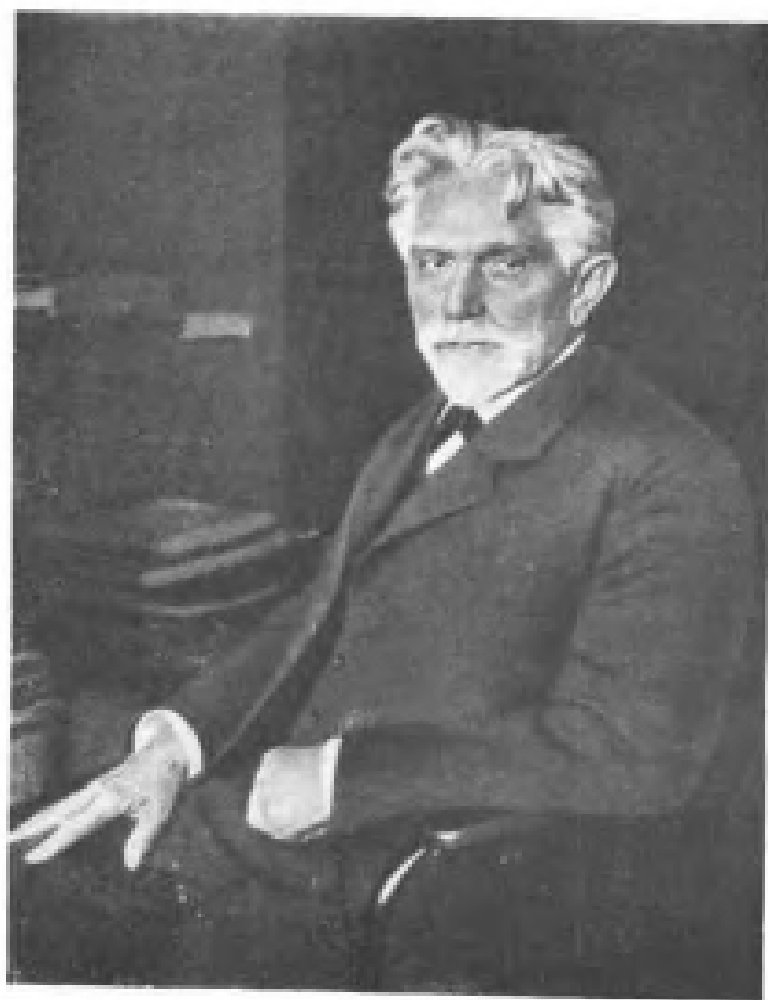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5,500 定價：(6)0.20元



威廉·李卜克内西



奥古斯特·倍倍尔

1859-1913



保罗·拉法格



弗蘭茨·梅林



罗莎·卢森堡



卡尔·李卜克内西

威廉·李卜克内西

威廉·李卜克内西(一八二六——一九〇〇年)——德國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著名的低勋察、德國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和领袖之一。他積極参加过德國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革命失敗後，他最初侨居瑞士，以後在倫敦。侨居倫敦期間，李卜克内西認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在他們的影響下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一八六二年，由於大赦，李卜克内西得到了返回普魯士的机会；在普魯士，他以各种德國和外國民主派雜誌的通訊者的名义进行工作。李卜克内西是第一國際革命思想的最熱心的宣傳者之一，是第一國際在德國的分部的組織者。一八六五年，李卜克内西再度被迫離開普魯士而遷居薩克遜(萊比錫)。在那裏，他加入了奧·倍倍尔組織的薩克遜工人協會，而從一八六八年起又做了其機關刊物“民主周刊”(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的編輯。李卜克内西給予倍倍尔以強烈的影響。

列寧寫道：“倍倍尔善於在李卜克内西那裏找到他所需要的東西，同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偉大言論的親身接觸；而當時即已建立，虽然不大，却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和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新生代的代表真正無產階級政黨的親身接觸”(“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二六五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堅持不懈地跟拉薩尔派的德國工人總同盟奮鬥使工人運動服從普魯士容克國家的行徑進行了鬥爭。反對拉薩尔同俾斯麥——他在普魯士容克領導下達到了統一——妥協調和的政策時，李卜克内西

这样評價了俾斯麥所建立的普魯士德國：“戰場上的產物、國家變革、戰爭和上層革命的嬰兒，它將從一個國家變革跳躍到另一個國家變革，從一次戰爭跳躍到另一次戰爭，它或者在戰場上死亡，或者由於下層革命的結果而被消滅。自然的規律就是這樣”（“一八七二年從三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萊比錫陪審法庭上對李卜克內西、倍倍爾、蘇普納的叛國案的審判”，柏林，一九一一年，第四五九頁）。李卜克內西力圖在民主的基礎上走向國家的統一，當時犯了嚴重的錯誤，在反對普魯士王國的鬥爭中聯合了南部德意志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聯邦主義者和德國民族統一的其他敵人。一八六八年，在工人協會和倫敦代表大會上，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流派徹底破裂了。一八六九年，在漢森拉林建立了以第一國際革命原則為指導的社會民主工黨。

一八六七到一八七〇年，李卜克內西是北德議會議員，而從一八七四年起（有過中斷），是德國議會議員。遵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李卜克內西善於利用議會隔層以揭露普魯士容克的反動的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一八七〇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時期，李卜克內西同倍倍爾一道出來反對容克和資產階級的掠奪計劃，基本上採取了正確的國際主義立場，表現了同巴黎公社的團結一致。因為反對普特爾海斯和倍林，一八七二年，李卜克內西同倍倍爾一起被德皇政府控以“叛國”罪而受審。翌年判決囚禁。由於在王國法庭的講壇上以被告身分而向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參加者發出的英勇無畏的言論，恩格斯於一八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寫信給李卜克內西說：“茲就你們在法庭前的表現，向你們大家表示祝賀”（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七頁）。

為達到德國無產階級的統一，李卜克內西在一八七五年促

成了爱森威格派与拉薩尔派的联合，但是，李卜克内西在这裏犯了嚴重的錯誤：在革命理論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向拉薩尔派作了很大的讓步。社会民主党哥達統一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社会民主党綱領（該綱領的主要作者是拉薩尔），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方面的極嚴厲的批評。恩格斯寫信給伯拉克說：“我們完全重視你的意見：李卜克内西用自己熱情的願望來達到統一，毫不顧一切代價，他毀壞了全部事業”（同上，第三九七頁）。社会民主党創立以後，李卜克内西是該黨中央機關刊物“前進報”的主編。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導了李卜克内西的活動，批評了他對机会主义分子的調和主义，這種態度在八十到九十年代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的影響下，李卜克内西在鬥爭的決定關頭，始終採取了革命的立場。取締社会主义者特別法令有效期間（一八七八——一九九〇年），李卜克内西是非法的黨的戰鬥的實際的領導者之一。李卜克内西不止一次地因革命活動而遭受查禁。李卜克内西屬於第二國際的組織者之列，他是第二國際代表大會的參加者，他積極地反對了軍國主义。

李卜克内西是下列著述的作者：“法國革命史”（一八八七——一八九〇年）“反對軍國主义和反對新的賦稅”（一八九三年）“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樣的人以及他們要求些什麼？”（一八九四年）等等。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著作

“法國革命史”，德累斯頓，一八八七——一八九〇年。

“反對軍國主义和反對新的賦稅”，柏林，一八九三年（和奧·倍德爾合著）。

“社会民主党人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追求些什么?”，柏林出版，一九四四年
译者(德文原文)。

原名 Давыдов, Варьялык

原名 皮京 (В. Пиж)

译者 王盛烈

原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二十五卷

奥古斯特·倍倍尔

奥古斯特·倍倍尔(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是德國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創始者与傑出活动家之一。出生於科隆城(在萊茵河畔)一家貧窮的普魯士下級軍官家裏。童年時代是在極端困苦的生活中度过的。十四歲在國民學校畢業以後，就跟一个鐵工当学徒。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德國工人運動在長期反動統治以後開始活潑起來，倍倍尔就从那時候起参加了社会生活。他出席萊比錫的工人集會，加入資產階級自由主义者組織的工人啓蒙团体，並在裏面从事積極的活動。倍倍尔受到当时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以及他与威廉·李卜克內西的親密友誼的影响，終於成了馬克思主义的熱烈擁護者。

一八六七年，倍倍尔当选为工会委员会主席；同年，並被选为北德意志联盟議会的議員。倍倍尔乃是議會中的第一个工人代表。他曾經为工人階級擺脫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联合它們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事余而鬥爭。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遵循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把工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与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部分區別開來，其結果，“德國社会民主党就在自由主义的廢墟上誕生了”(斯大林，“德國工人領袖奥古斯特·倍倍尔”，載“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一九三頁)。一八六九年在爱森拉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國社会民主工党，曾經針對着向普魯士兩家制度、俾斯麥政策和民族主义所作的各種讓步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德國社会民主工党在反对拉薩尔派的鬥

爭中，捍衛了“自下而上”統一德國的革命民主主義的道路。

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時期，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一道堅持了國際主義者的立場。拿破崙第三帝國崩潰後，倍倍爾由於在議會中投票反對軍事撥款案而被逮捕。但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倍倍爾又被工人們選入了普魯意志議會。倍倍爾對愛佛亞爾羅斯和洛林提出抗議，並凡在議會中出面捍衛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証，因此被控以叛國罪。他在大膽揭露政府的侵佔政策和反人民政策以後，於一八七二年被判處兩年徒刑，並且褫奪了他的議員資格；後來，又以“侮辱皇帝”的罪名加處了九個月監禁。倍倍爾前前後後一共過了將近六年的監獄生活，他利用這些時間鑽研馬克思主義，廣泛地閱讀文學作品和黨的著作。特別值得提起的是，他曾在監獄裏寫成了“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一八七九年），這本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僅在德國國內就印行了五十幾版。

在一八七五年有倍倍爾參加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哥達代表大會上，愛森拉赫派與拉薩爾派實行合併。兩派合併所依據的哥達綱領，乃是機會主義的、拉薩爾派的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給予哥達綱領以無情的批判，說它在任何時候都是絕對不利於黨而且會破壞黨的。

一八七八年，俾斯麥經由德國議會通過了反社會主義者特殊條例。這一條例的實施，使許多社會民主黨人感到驚慌失措。許多社會民主黨人上了挑撥的當而熱衷於無政府主義，而另一些人則墮落成自由主義者。倍倍爾起初站在取消派的立場，主張解散黨，但是不久以後，他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那些否認必須利用合法可能性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又反對一切右傾機會主義者。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的領導下，學會了把合法工作與不

合法工作配合起來。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艱苦年代中，“倍倍尔表明為黨的真正的領袖。他及時地看到了危險，懂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的正確，而苦於把黨引上不調和的鬥爭的道路”（列寧，“奧古斯特·倍倍尔”，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二六七頁）。

在一八九〇年廢除了反社會主義者特殊條例以後的年代中，曾經有許多新的黨員加入了黨的隊伍。他們之中有不少小資產階級的開路人。以福爾瑪爾為首的公開社會主義者以及假裝“左傾”模樣而實際上滾入了無政府主義泥坑的“青年派”，就是這些小資產階級分子的代言人。德國社會民主黨經受了和七十年代反社會主義者特殊條例頒佈以後所經受的同樣的黨的危機。列寧後來指出，“如果說這次黨的危機歷時也不太長也並不太嚴重，那末，這正應該大大歸功於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因為他們給了兩面搖擺的態度以最堅決的打擊”（同上）。倍倍尔同時把黨主要引向於議會活動，並且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逝世（一八九五年）以後，伯恩斯坦出面修正馬克思主義；當時，倍倍尔曾對修正主義進行了鬥爭。但是，這一鬥爭却不曾具有徹底的、原則性的、戰鬥的性質。倍倍尔沒有提出開除伯恩斯坦及其擁護者出黨的問題，還在與修正主義者的論爭中表現了溫和與妥協，從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對機會主義作了原則上的讓步。這樣，倍倍尔就逐漸滾到中派主義，即隱蔽的機會主義的立場上去了。倍倍尔立場的動搖以及他的脫離馬克思主義，在對待帝國主義的進攻上特別明顯地表現了出來；而當時的帝國主義正是處在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已形成急劇尖銳化的條件下。還在黨的布累斯勞代表大會（一八九五年）上，倍倍尔就和福爾瑪爾一道堅持了修正主義者的土地綱領。在關於國

黨的評價上，倍倍爾也對機會主義作了諷刺，而列寧在這一點上已有所指示（參見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七——六八頁）。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影響下，倍倍爾在社會民主黨的耶拿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上宣佈了作為無產階級政治鬥爭武器的羣衆罷工的必要性。但是一年以後，在曼海姆代表大會（一九〇六年）上，倍倍爾實際上又使耶拿代表大會的決議化為烏有。倍倍爾引用“工會的重要性不下於黨”的論調，贊成工會“保持中立”的原則，從而使黨的行動路線去適合工會中機會主義領袖們的混亂和策略。

倍倍爾在其他許多綱領和策略的問題上，也犯了中派主義的錯誤。他雖然一方面正經地認為那些投票贊成政府預算而隨後又奴顏婢膝地參加了對威廉第二表示忠誠的示威進行的巴登議會中的社會民主黨議員的行為，乃是只有“民族自由派”才做得出來的醜態，但是另一方面卻拒絕對那些破壞黨紀的罪首採取組織上的措施。同樣地，他雖然反對與資產階級的政黨組成選舉聯盟，但是卻又在一九一一年的耶拿代表大會上主張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候選人。倍倍爾之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耶拿代表大會上提出“各國在殖民地享有平等權利”這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口號，實際上就是在摩洛哥問題上替德國帝國主義辯護。

倍倍爾的政治錯誤以及他之脫離馬克思主義，還表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對國際工人運動所採取的立場上。他在第二國際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一九〇四年）上雖然激烈反對主張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建議，但是在他所堅持的決議中却不置一辭地規避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有倍倍爾參加的這次代表大會曾經通過了認為各個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政黨應當實行合併的決議。但是這一決議的目的乃

在於反对第二國際中的左派，而首先是反对布尔什維克，因此实际上乃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攻擊行動；因为決議中並沒有首先強調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合併，只有在無条件承認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礎上才能進行，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維克才不承認代表大會的這一決議。在布尔什維克对孟什維克的鬥爭中，倍倍尔在有关党的資格問題上以及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和民族自決權問題上，都無条件地支持孟什維克。

在第二國際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一九〇七年）上，倍倍尔教条主义地複述馬克思针对其他历史時代所發表的意見，並把它搬進了就战争問題所作的机会主义的決議；这个決議曾經受到列寧的猛烈的批評。倍倍尔提出所謂战争应当區別为“防禦性的”和“進攻性的”这一原理，以之代替馬克思主义關於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学說。他無能对帝国主义時期的具体历史情况作確切的階級分析，而主要运用資產階級的外交手腕。倍倍尔錯誤地相信德國可能对沙皇俄國發動的战争現說成無論如何是“求解放的”战争。同时还号召社会民主党在这次战争中要“捍衛祖國”；这实际上就是在支持德國的帝国主义。

在倍倍尔的政治活動中，即使到了他的晚年，也畢竟有許多良好的表現。倍倍尔曾不止一次地在議會的講壇上揭發德國軍國主义者的罪行，特别是他們对中国义和团起义和非洲赫赫罗人民起义所实行的殘酷鎮压；並且在許多場合抨擊德撒德國的殖民政策，以及始終不懈地利用討論預算的机会展露政府政策的階級實質等等。

倍倍尔虽然犯了中派主义的錯誤，但是直到他逝世为止，他都是保持着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信心和忠誠的。在这一点上，倍倍尔与他後來的那些德國社会民主党的領導人物有天淵之別；他們公開地背棄了馬克思主义，而且有意識地走上了出賣

無產階級利益的道路。

布爾什維克黨的偉大領袖列寧與斯大林，一方面既指出了倍倍爾的錯誤，一方面又承認他對世界工人運動的功績，特別是他在革命活動的初期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基礎上所建立的功績。

“工人階級培養和聚集力量的時期在各個國家內形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發展中的一個必要的階段。而任何人也沒有像奧古斯特·倍倍爾這樣突出地在自己身上體現了這個時期的特點和任務”（列寧，“奧古斯特·倍倍爾”，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二六八頁）。

倍倍爾的著作

譯成俄文的有：“我的生平”，莫斯科，一九二五年；“婦女與社會主義”，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參考書目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六卷（“兩個世界”）。

第十九卷（“奧古斯特·倍倍爾”）。

第二十九卷（“國家與革命”，第四冊，第三節）。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卷（“德國工人領袖奧古斯特·倍倍爾”）。

斯大林：“論目前開始的‘德國’與政府的對外政策”一文，載芬蘭“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四一年第九期。

編者 Бобан, Антон

譯者 原書譯者米里名

校者 王鎮加

編者“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四卷

保羅·拉法格

保羅·拉法格(一八四二——一九一一)是國際工人運動著名的活動家，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家，法國工人黨的奠基人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親密朋友和學生。正如列寧所指出，拉法格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最有才能的和最深刻的傳播者之一。

拉法格出生在古巴島聖雅哥省的一個法國葡萄商人家庭。一八五一年，家庭遷回法國。在這裏，拉法格受到了中等教育。此後，進入巴黎的醫學院。拉法格還在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蒲魯東和實證主義者孔德的思想影響下時，就參加了國際工人運動。在反對第二帝國制度的政治發動中，拉法格同一大批學生一起，於一八六五年年底被開除出學院。一八六六年初，拉法格到達倫敦，做了第一國際派會員，並很快就加入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就在這時，拉法格同馬克思認識了。在馬克思强有力的思想影響下，以及由於研究國際無產階級鬥爭經驗的結果，拉法格逐漸擺脫了虛偽的蒲魯東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觀點。一八六八年，拉法格在英國結束了自己的醫學的教育。在同年回到法國以後，拉法格就參加了同蒲魯東主義和布爾喬亞主義的堅決鬥爭。拉法格認定，思想上粉碎這些小資產階級學說，乃是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團結法國無產階級的必要階梯。在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時期，拉法格正在法國南部——在波爾多。他揭露了“國防”政府應背叛行為，並贊成用革命方法進行戰爭而鬥爭；巴黎公社時期，拉法格領導了波尔多無產階級保衛公社的鬥爭。巴

黎公祖以後，拉法格侨居西班牙。在這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在同世故專制主義者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中，拉法格堅決地捍衛了第一國際的綱領的、策略的和組織的原則。一八七三年，恩格斯和拉法格接受海牙會議的委託，發行小冊子來反對巴枯寧主義（“社會民主派和國際工人協會的聯盟”）。七十年代，拉法格住在倫敦，他積極地參加了發展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和組織工人黨的工作。一八八〇年，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協助下，拉法格和蓋德規定了該黨的綱領。同年，拉法格成了“平等報”的合作者。該報刊載了拉法格底論文“階級鬥爭”、“工人政党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革命”等等。拉法格用這些論文為系統地在法國宣傳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基礎。一八八〇年的法令以後，拉法格回到了法國，並同蓋德一起，領導了工人黨。拉法格展開了反對蒲魯東主義者、可能派分子和其他機會主義性派的鬥爭。與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同時，拉法格為法國無產階級指出了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而革命地奪取政權的方針。拉法格捍衛了無產階級鬥爭底獨立的政治路線，放棄了同資產階級的合作，並為爭取作為富於戰鬥力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的集中制而鬥爭。

還在七十年代，拉法格就同俄國革命運動建立了聯繫，並在俄國進步的機關刊物上發表論文。拉法格慶賀一八八三年第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團體即“勞動解放”社的誕生。一八八九年，拉法格根據普列漢諾夫的要求，為俄國的論文集“社會民主主義者”寫了一篇論文“議會主義和布爾基主義”。在這裏面，他揭露了資產階級議會主義底階級實質，揭穿了它的資產階級專政的隱蔽形式。稍後，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間進行鬥爭的時期，拉法格並不限藏自己對於布爾什維克在解決一系列的原則問題上的同情。

在八十年代，拉法格進行了巨大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寫下了若干著作，其目的是或反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陣營對馬克思的批評，他同時也發表了許多傑出的政論文章：“懶惰的權利”（一八八〇年）、“被出賣的口味”（一八八四年）、“天堂裏的庇護九世”（一八九〇年）及其他等等。在這些論文中，他給予資本主義奴役制度、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其中包括作為資本主義稱護者的宗教）以好滅性的批判。一八九一年，儘管法國反動派瘋狂鎮壓，第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拉法格仍然被選為議會議員，他在恩格斯的直接領導下，光輝地利用了自己議員的權力來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頭十年中，當社會主義以日益增長的力量吞沒了第二國際各該黨時，拉法格曾經是那些反對在哲學上或在政策中修正科學共產主義原理的人們之一。

一八九四年，拉法格出來反對了若列斯調和馬克思與柏拉圖學派唯心主義的企圖（“在歷史解釋中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一八九五年）。拉法格也同樣堅決地斥責了伯恩斯坦“綜合”馬克思與康德主義的圖謀。

在其基本哲學著作“卡爾·馬克思底經濟決定論”（一九〇九年）中，拉法格力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來闡明意識現象的產生和發展，特別是倫理、哲學和宗教思想的產生。在著作“認識問題”中，拉法格詳盡而理智地批駁了不可知論。拉法格進行了反對一切形式的非心論和學的堅決鬥爭，認為它是資產階級手中的思想武器。他斥責並揭露了“調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各種企圖。但是，拉法格的哲學著作並不是沒有重要的缺點。拉法格沒有能充分理解並電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靈魂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而且時常從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滾到形而上學的機械的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去。

在政治方面，拉法格終生不渝地進行了反對資本主義“和生長入”社會主義的叛賣思想的鬥爭，並拆除了把議會合作鬥爭絕對化的機會主義思想。拉法格同樣批評了蓋德改良主義錯誤和民族主義錯誤，這些錯誤在一九一四年曾把他引導到背叛工人階級的地步。

然而，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拉法格跟機會主義的鬥爭——儘管他有革命的熱情——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不徹底的。拉法格不善於識別考茨基主義，而在若干問題上，自己也沒到了中派主義立場。在形式的統一之名義下，拉法格繼續跟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和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革命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人們處在同一個黨內。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若干最重要的問題上，拉法格採取了教條主義的和不正當的立場。拉法格錯誤地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僅僅在於奪取政權，並使政權適應於似乎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就已形成的社會主義經濟。拉法格在農民問題上也犯了嚴重的錯誤；他認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工人階級應當實現同整個農民階級，而不是同勞動農民的聯盟。拉法格不善於了解資本主義到了帝國主義階段時的實質，以及無產階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採取新的戰略和策略的必要性。拉法格活到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產生的時候，然而，他卻未能了解和領悟它的全世界的歷史的意義。

拉法格企圖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闡明文學和文藝批評的基本問題，他尖銳地批判了把文學和藝術同產生它們的經濟基礎割裂開來的做法。他說明了文學和藝術對於基礎的反作用。拉法格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反動理論的始終不懈的敵人和批判者。拉法格激烈反對形式主義的作家，他們很少關心去作正確的觀察，以及正確地描繪觀察到的東西；他也反對自然主義者，

这些人，按照拉法格的断定，仅仅看到了生活的表面，而没有能力去认识现象的本质，觉察到社会发展的法则。但是，拉法格的语言学也没有排除掉机械论的某些弊害。在个别著作中，拉法格对过去的文学遺產的看法带有虛無主义的因素。

引起巨大兴趣的，就是拉法格的语言学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为指导，他在钻研语言奥妙，揭发它的发展的规律性，正如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書中所指出的，拉法格承認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必要性。拉法格用思維發展的水平來解釋語言的豐富性和發展高度；而思維的發展水平又為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聯系的豐富程度和多样性所決定。在拉法格那裏，正確的语言学論斷是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命題聯系在一起的。这个命題就是，在革命進程中，語言的根本破壞和更新；語言發展中的爆發性。在揭示拉法格關於語言發展中的突然的爆發性這一見解的深刻錯誤時，斯大林指出，“拉法格所說在法國‘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間突然發生的語言革命’的話（參看拉法格所著“語言和革命”一文），是不正確的。那時在法國沒有過什麼語言革命，更談不上什麼突然”（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五——二六頁）。

拉法格是戰鬥的無產階級的輿論論者，在他的著作中，他揭穿了宗教的反動本質。拉法格把克敵宗教的世界觀同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消滅羣眾的貧困和文化落後聯系起來。拉法格特別無情地揭露了梵蒂岡、天主教會，它們是工人運動最有害的敵人，世界反動勢力的支柱。拉法格令人信服地証明了梵蒂岡跟資本主義社會最反動的勢力的聯盟。在保衛馬克思主義道德觀時，拉法格根據大量的事實材料，證明在階級社會中道德的階級性。他無情地批判了假仁假義的和敵視人類的資產階級道德，同時也証明了革命無產階級的道德的高尚性質。

拉法格的著作

“拉法格全集”，第一——三卷，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年。

“政治學”，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三一年。

參 考 書 目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二十七卷。

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二九——一九三八年（參看人名索引）。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四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一八九——一九一，二三六頁）。

第十七卷（“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公曆十二月三日）在安菲波爾和拉昂爾·拉法格時代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發表的演說”）。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莫斯科，一九五二年。

編者 Лэфорт, Поль

譯者 嚴文錦 (X. H. Мамлжанов)

校對 丁世卿

出自“蘇俄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二十四卷

弗蘭茨·梅林

弗蘭茨·梅林(一八四六——一九一九年)——德國工人運動傑出的活動家,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代表人物,政論家和史學家,對創立德國共產黨起過重要作用。作為一個有多方面教養的人和天才的談話家,他有許多關於歷史、哲學、世界文學、戰爭和戰術史問題的論著。他多年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性機關刊“新時代”雜誌的編輯人之一和“萊比錫人民報”主編。他和羅莎·盧森堡,卡爾·李卜克內西、克拉拉·蔡特金共同領導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著文痛斥主張支持德國帝國主義者的社會民主黨人的背叛行為。一九一五年,他和羅莎·盧森堡一同擔任“國際”雜誌的出版工作。這雜誌第一期出版後,他被捕,不久釋放。他加入一九一六年初成立的“斯巴達克團”並參加了“斯巴達克通訊”的出版工作。但德國左派常見嚴重的理論和政治錯誤,他也如此。這類錯誤特別表現在他的著作“馬克思傳”中(一九一八年,俄譯本在一九二〇年出版);這本書是梅林收集、研究 and 發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遺著多年工作的總結。他在哲學方面的重大功績是對唯物主義哲學的敵人——叔本華、新康德主義者、索伯爾等人進行了鬥爭。但他不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許多問題上還是站在機械唯物主義的立場,所以犯過唯心主義的錯誤。他沒有能夠徹底重視馬克思在對自然界和社會的認識方面所完成的根本變革。德國左派思想上和組織上的薄弱,就梅

林德來，表現於他在自己所寫的“馬克思傳”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史”（兩卷，一八九七年—一八九八年，增訂版四卷，一九〇三年—一九〇四年；俄譯本四卷，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中沒有能夠提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要點——即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也表現於他在說明馬克思與拉薩爾、施維澤爾、巴枯寧等人的鬥爭時所犯的最大錯誤。他想給馬克思的敵人，特別是給拉薩爾“恢復名譽”的企圖，顯然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受到了損害。但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他能夠在很大的程度上擺脫了自己的李蓋什維克的卑劣。他是德國最初熱誠地出來維護蘇俄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人之一。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曾讚揚梅林的功績說：“他現在在許多文章中間德國工人證明，只有布尔什維克正確地理解了社會主義……”（“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四四二頁）。

梅林的文學評論著作，雖然是哲學的折衷主義並有唯心主義的錯誤，但在反對頹廢派文學的鬥爭中起了很大作用。他把德國古典作家（萊辛、歌德、海涅等人）的現實主義和民主主義傳統與俄國文學的偉大真范（托爾斯泰等人）跟頹廢派文學對立起來。梅林在自己的精心著作“萊辛傳說”（一八九三年）中，唯物地分析了這位德國卓越的啓蒙派作家的作品，反擊了對他的創作風格的反動捏造。梅林的這部著作得到恩格斯很高的評價。

梅林的著作

譯成俄文的有：“馬克思傳”，彼得堡，一九二〇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二版，第一——四卷，莫斯科，一九二三年；“自中世紀末以來的德國史”，第三版，莫斯科，一九二四年；“文學評論著作”，第一——二卷，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三四年；“哲學和藝術史”，第四版，莫斯科，一九四一年。

参 考 书 目

恩格斯：“给弗蘭茨·梅林的信”（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一八九三年四月十一日，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一八九四年四月末，一八九五年五月九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莫斯科，一九四八年。

列宁：“给林第二回书”，“给伯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人致左尔格等人委托书”俄译本序言”，载“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卷。

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给《布尔什维克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载“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一三卷。

譯名 Морино, Франц

著者 原恩蓋者米理亞

譯者 李今 Y

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第十七卷

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一八七——一九一九年)——德國和波蘭工人運動的傑出活動家，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和第二國際左派代表之一，德國共產黨創立人之一。誕生於查莫齊(即今波蘭查莫斯捷)城的資產階級猶太人家裏。在華沙結束了中學以後，就走上了革命活動的道路。在非法的波蘭人政黨“無產階級”中工作。由於有被捕的威脅，盧森堡移居瑞士。在桑坦黑，她從大學畢業了，並寫了一篇博士論文“波蘭的工業發展”(一八九七年寫成，一八九八年發表)。盧森堡和馬爾赫列夫斯基等等共同出版了機關刊物“工人事業報”(一八九三年)，她是波蘭社會民主黨創立人之一(一八九三年)。她進行了反對波蘭社會主義政黨的民族主義的鬥爭。然而在这次鬥爭中，盧森堡陷入了另一個極端，即否認民族自治的口號，這就是說實際上支持大國沙文主義。

一八九七年，盧森堡遷居德國。作為波蘭和立陶宛王國社會民主黨領導者之一的盧森堡，同時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進行積極的活動。一八九九年，盧森堡在自己的著作“社會改良呢還是社會革命呢？”中批判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在反對伯恩斯坦主義及其法國变种——米勒蘭主義的鬥爭中，盧森堡以其固有的革命熱情捍衛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必然性之學說。不過，盧森堡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並非徹底馬克思主義的。譬如，盧森堡就不了解不僅在思想而且也在組織上必須同

机会主义者削滑界限。因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關於党内組織原則的問題所展開的鬥爭中，盧森堡就站到孟什维克那一方面。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給盧森堡以巨大的影响。盧森堡的革命功績在於：与德國社会民主党和職工会的机会主义首領相反，她熱烈地堅持無產階級鬥爭的新形式——羣众性的罢工。但是盧森堡仍然未能正確地估計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的性質及其動力。盧森堡和巴尔烏斯杜伊出半孟什維克的不斷革命論的圖式，這圖式的特點就是否定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後來托洛茨基領取了这种半孟什維克的不斷革命論的圖式，並把它變成反对列寧主义的鬥爭武器。

盧森堡打算个人參加俄國革命，遂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來到華沙，一九〇六年三月四日被捕。在監獄裏，盧森堡患了病，遂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保釋。數月後離開華沙。盧森堡出席了俄國社会民主工黨第五次（倫敦）代表大會，會上在認定自由資產階級是反革命勢力的問題上，她靠攏了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七年斯圖加特的國際社会主义者大會上，列寧同盧森堡對奧·倍倍尔草擬的關於軍國主义和战争的決議提出了修正。在列寧的修正案中指出，假使未能阻止战争發生，此時，工人应当利用战争所產生的危机以圖加速推翻資產階級。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前夕，当德國展開爭取选举改革的鬥爭的時候，和公開的社会主义者相反，同時也和对考茨基为首的中间分子相反，盧森堡維護了革命的策略。她証明，在德國应当以俄國無產階級为榜樣，採取新的議會外的鬥爭形式即示威遊行、羣众性的罢工。

与進行革命的政治鬥爭同時，盧森堡費了很多時間从事理論問題的研究。她寫了兩部科学的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導

論”(一九二五年出版)和“資本的積累”(一九一三年)。在盧森堡的經濟學概念中，特別是在她的資本積累的理論和她對帝國主義的了解中，表現了她的半孟什維克的觀點。和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相反，盧森堡發展這樣一種“理論”，根據這種理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積累只有靠破杯，吞食“非資本主義的環境”——也就是農莊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才是可能的，而又只有隨着這種“非資本主義的環境”的消失，資本主義才在自己內部經濟矛盾的重压下崩潰倒塌。盧森堡不是把帝國主義定義為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而是定義為資本主義各國爭取這個“世界的非資本主義的環境”殘餘而進行的政治鬥爭，這樣來了解帝國主義，就與列寧曾經給以辛辣性的批判考茨基的帝國主義定義很少有區別了。資本主義自動依存的宿命論對主觀因素的作用，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無產階級政党的作用估價不足；忽視作為無產階級在反革命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的農民問題和民族殖民地解放問題，這些就是從盧森堡積累的“理論”中作出來的邏輯結論。

盧森堡的半孟什維克的錯誤——特別在党的作用問題上——曾引導到，一九一二年俄國社會民主工党第六次(巴黎)代表大會以後，盧森堡積極地站到取消派方面而反對布爾什維克。

當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盧森堡是德國那些不多的人物之一，他們大聲疾呼，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首領和中派首領的叛賣政策。盧森堡為了團結德國左派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曾花費了不少的氣力。她同非·梅林從事同版戰鬥的革命的雜誌“國際”(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五年二月十八日，盧森堡被捕，在監獄裏，她寫了一本用假名“尤尼烏斯”簽署的小冊子“社會民主黨的危機”。該書於一九一六年問世。列寧在其論文“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一九一六年)

中欢迎在德国、在容克檢査制度条件下这样的非法小册子的出现。这些小册子的目的就在於推翻資產階級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所謂似乎產生出帝國主義戰爭的解放性質和民族性質的神話，批評德國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首領的叛賣行为。同時列寧也批評了这本小册子裏所包含的嚴重錯誤：对社会沙文主义同公開形式和隱蔽形式的（考茨基等等）机会主义間的联系默不作声，以及如下的論題：好像在帝國主義時代不能有任何民族戰爭，由此就否定帝國主義時代有正義的解放的戰爭，由此就漠不關心地看待民族解放運動。代替布尔什維克的变帝國主義戰爭为國內戰爭的口号，盧森堡堅持这样的論點：对德國人民說來，在这次戰爭中，無論勝利或失敗同样都是有譽無益的。列寧關於這點寫道：“这不是無產階級的觀點，而是和平主义的、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〇四頁附註）。

分析了这些錯誤的根源以後，列寧指出，老尼烏斯“完全沒有擺脫德國人的‘环境’，甚至沒有擺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环境’，这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害怕分裂，害怕徹底喊出革命的口号”（同上）。

一九一六年一月底，盧森堡被釋出獄。还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左派（罗·盧森堡、卡·李卜克內西、克·蔡特金等等）就已組織了“斯巴達聯盟”。盧森堡同卡·李卜克內西一起展開了堅決的革命活動，組織示威遊行。在德國許多城市裏，特別是在柏林，示威遊行發生了。一九一六年七月十日，盧森堡再度被捕入獄，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資產階級革命時为止。在監獄裏，盧森堡繼續寫作革命的反俄傳單“斯巴達的信”（一八一六——一九一八年）。盧森堡欢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她的小冊子裏，——後來她自己不願意發表这本小冊子——盧森堡

从孟什维克立场出发，在若干问题上批评了布尔什维克。

盧森堡出獄後，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響下，在布尔什維克的經驗的影響下，實際上改正了自己過去的大部分錯誤。在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領導下，德國左派着手建立獨立的政黨。盧森堡為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草擬了黨綱。她在代表大會上發言保衛蘇維埃口號。可是，在盧森堡關於黨綱的報告裏，仍然表露了自發論的影響，對黨的作用估價不足，把中亞細亞什維克式地看成反革命勢力等等。儘管如此，創立德國共產黨這個事實本身不僅對德國無產階級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對於全世界革命的工人運動說來，也是這樣。

羅·盧森堡和卡·李卜克內西反對德國資產階級及其社會民主黨的奴僕們的革命鬥爭，引起了整個反革命陣營方面對德國無產階級這些卓越領袖的瘋狂仇視。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柏林工人一月戰鬥敗北後，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物靠軍事集團，組織了對共產黨領袖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的野蠻的兇殺。盧森堡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殉身於戰鬥的崗位。

德國共產黨人給予盧森堡以應有的革命功績，但同時在恩·台爾曼的領導下，進行了克風盧森堡當年所固有的錯誤體系（盧森堡主義）的鬥爭。

儘管她有這些錯誤，正如列寧論到她的時候說的，盧森堡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一隻雨燕。從盧森堡逝世時起，德國無產階級和國際無產階級喪失了一位保衛工人階級事業的熱情鬥士。

· 參 考 書 目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二卷（“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關於民族自決的辯論底總結”）。

第三十三卷(“政論家札記(論登高山, 論祖安之書, 論尚樂之別符, 論
與古什維克之關係等等)”)。

“斯大林全集”, 俄文版, 第十三卷(“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給‘蘇聯積極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原名 Лекции по

著者 斯捷巴諾娃 (E. A. Степанова)

譯者 王茂德

譯自“蘇俄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第二十五卷

卡尔·李卜克内西

卡尔·李卜克内西(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年)——德國和國際工人革命運動的卓越活動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兒子；其職業是律師。从學生時代起，李卜克内西就參加了社会主义運動，一開始他就跟社会民主党左派一起从事自己的政治活動。一九〇二年，柏林的勞動人民把李卜克内西選進市政府。

一九〇四年，李卜克内西以俄國和德國社会民主党人的辯護人資格出席了德國法庭；後者被控以非法運送俄國社会主义將領。李卜克内西就此痛斥沙皇和同沙皇有联系的普魯士德國警察國家在对革命者的態度上所實施的極端殘酷的追害政策。李卜克内西跟社会民主党官方的改良主义策略進行了無情的鬥爭。他非常注意在青年中進行反对軍國主义的宣傳和政治工作。一九〇四年在德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會上，李卜克内西把軍國主义特級地描寫成資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堡壘。他要求進行專門的反戰宣傳以及建立團結一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青年組織，以利無產階級青年參加同軍國主义的鬥爭。李卜克内西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後幾天還在同軍國主义和帝國主义進行鬥爭。

李卜克内西熱情洋溢地慶賀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他寫道：“一月二十二日將意味着俄國歷史中的轉折點，沙皇制度將会被這些日子裏流下的鮮血所殺死……自由的曙光在俄羅斯升

起，這自由同時也是普魯士的自由，波克區的自由，德國的自由……我們的人完全有理由站在俄國革命的旗幟下”（卡爾·李卜克內西：“游說、喜信和論文選集”，柏林，一九五二年版，第八六頁）。

在耶拿黨代表大會上（一九〇五年）同修正主義者的激烈的政治搏鬥中，李卜克內西宣言總同盟罷工是“階級鬥爭一切解放中特別的、無產階級的鬥爭手段”。一九〇六年在社會民主黨曼海姆黨代表大會上，李卜克內西揭露了德國政府打算幫助沙皇政府鎮壓革命的政策，他號召德國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鬥爭中學習俄國工人的榜樣。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失敗後，李卜克內西繼續以極大的樂觀心情期待俄國工人運動。他深信革命遲滯時期會是不長的：“不幾年以後將重新爆發工人和農民的革命，而且是更有成效的”（同上，第一五七頁）。

一九〇七年在青年社會主義組織第一次國際會議上，——這次會議是根據他的倡議而召集的——李卜克內西作了關於反對軍國主義鬥爭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宣稱，無情地和始終一貫地進行反軍國主義的鬥爭本身就會引導到革命成熟和黨的鞏固，它是革命精神活生生的泉源。一九〇七年末，李卜克內西因為自己的小冊子“軍國主義和反軍國主義”（一九〇七年出版）而被判處一年半徒刑。一九〇八年，他被柏林勞動人民選為普魯士議會議員，因此他才獲釋（一九〇九年）。

一九一二年，李卜克內西被選為德國國會議員。李卜克內西憤怒地揭穿了軍事工業老鷹，這些傢伙正等劃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三年四月在德國國會辯論上，李卜克內西把以“國王”克勞伯（Krauß）為首的軍事壟斷組織叫做戰爭煽動者。根據豐富的和無可辯駁的事實材料，李卜克內西證明，克勞伯及其在

軍事工業方面的伙伴們故意製造線向增加軍事訂貨的戰爭歇斯底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採取了各種收買、賄賂的辦法，使用了好細、密探和間諜分子。李卜克內西向人民解釋，軍事工業的發展就是對自己國家的威脅。李卜克內西認為，在各民族間和平與自由的條件下，軍事工業不可能繁榮起來；需要它的就是糾紛、戰爭威脅和戰爭。雖然李卜克內西不斷地在羣眾面前揭露了軍國主義的危險性，但正如一切德國左派一樣，他還沒有達到像列寧那樣理解帝國主義和機會主義間的相互關係。一九一二年在黑姆尼茨黨代表大會上，李卜克內西要求鞏固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一致，作為同軍國主義鬥爭的有決定意義的手段。然而當時他沒有指出機會主義思想在社會民主黨內所產生的危險性。像所有的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一樣，李卜克內西也有英國有的半孟什維克性的錯誤。列寧曾因此批評過李卜克內西，幫助他採取正確的立場。同時，李卜克內西希望保持社會民主黨內的統一，而不惜任何代價，以致長期不了解同社會民主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和中派分子決裂的必要性。李卜克內西違反自己的信念，屈從於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通過的關於投票的決議，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投票贊同軍事撥款。但是，李卜克內西很快就改正了自己的錯誤。他同羅·盧森堡一起，對黨的和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的機會主義領導的叛賣行為進行了鬥爭，捍衛了德國無產階級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日，他單獨一人在國會裏投票反對軍事撥款。在他交給議長的反對表決軍事撥款的書面聲明中，李卜克內西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徵為掠奪性的戰爭。李卜克內西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聲明，後來由卡·李卜克內西、羅·盧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和威·皮克所組織的“斯巴達聯盟”以非法的傳單形式發散出去。當李卜克內西在國會講壇上說“掉轉武器反對國內自己的階級

敵人”的時候，正如列寧指出的，這個聲明同布爾什維克的“要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結合起來了（參看“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三卷 第二六三頁）。在一九一五年五月發行的傳單“主要的敵人在自己國內！”，李卜克內西指出：德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德國帝國主義、德國好戰政黨、德國秘密外交。在一九一五年致齊美爾瓦爾德會議的信件中，——列寧曾高度地評價了這些信件——李卜克內西曾請求通過這樣的口號：“國內戰爭，而不要國內和平！實現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反對偽裝民族的、親愛國主義的階級協調；爭取和平、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的階級鬥爭”（卡爾·李卜克內西：“演說、書信和論文選集”，柏林，一九五二年版，第三一六頁）。在同一封信裏，李卜克內西要求建立新的國際，正如他所指出的，新的國際只能在新的堅固的基礎上產生。列寧稱李卜克內西是優秀的國際主義的代表之一。列寧指出：“卡爾·李卜克內西在演說和通訊中，不僅和自己的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謝德曼、列金、達維德之流），而且也和自己的中派人物，同自己的齊博芝、策烈鐵里（即考茨基、哈阿茲、列得布爾之流）進行無情的鬥爭”（“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五七頁）。

一九一六年一月，李卜克內西被開除出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他号召柏林無產階級到波茨坦廣場去遊行示威並高呼口號：“打倒戰爭，我們要和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示威遊行時，李卜克內西号召推翻導向戰爭的政府。由於這一勇敢的革命言論，李卜克內西被捕了，並被軍事法庭判處四年苦工。在苦役期內，他熱烈地歡迎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情息；李卜克內西把保衛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同德國工人階級革命鬥爭聯繫起來，並号召德國士兵不要讓自己被利用來充當俄國革命的劊子手。在德國革命羣眾

的压力下，王朝政府被迫於一九一八年十月释放了李卜克内西。在他獲釋後，俄國共產黨（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曾經向他致以熱烈的戰鬥的祝賀。

李卜克内西出監獄以後，重新展開了積極的革命活動。由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簽名的十一月九日的傳單，號召了德國工人推翻政府。十一月九日在王宮前發表的演說中，李卜克内西熱衷地慶賀俄國革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反動坦肯，指出他們希望消滅正在萌芽中的德國革命。他們企圖在拯救資本主義社會的名義下，使運動“沿着平穩的道路”發展。李卜克内西為加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實惠階級革命，爭取把這次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他作出了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精確公式。

卡·李卜克内西和羅·盧森堡對德國工人階級的最大功績就是建立了德國共產黨，為德國馬克思主義政党和德國工人階級的統一打下了革命的根基。

李卜克内西的革命鬥爭，引起了一切反革命陣營方面的瘋狂仇視。按照美國和英國反動的統治集團的指示，——他們要求採取最殘酷的措施來消滅革命運動——接受康采恩主人斯肯德斯、克勞伯和波爾齊格資助的艾伯爾特——諾斯克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唆使革命的德國工人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舉行起義。德國共產黨的領導方面當時反對起義，但一旦起義開始了，德國共產黨就站到鬥爭着的工人這方面。工人們防衛了六天，抵擋住敵人大大為優勢的兵力。接受康采恩資本家經費資助的社會民主黨密探中心，像其他密探中心（“反布尔什維克同盟”等等）一樣，懸賞十萬馬克誘騙卡·李卜克内西和羅·盧森堡的首領。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公開要求殺害這兩位德國共產黨領袖。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

日，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庸森堡为官僚匪徒所捕獲，而於同日慘遭野蠻的兇殺。

在“敵政美工人書”中(一九一九年)，列寧給予李卜克内西以高度的評價：“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是全世界工人都熟悉的名字。所有的地方，而特別是在協約國，这个名字是領袖对無產階級利益的無畏忠誠，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深信不疑的象徵。这个名字是赤胆忠心、赴湯蹈火、同資本主义進行無情鬥爭的象徵。这个名字——并非口头上，而是事实上同帝国主义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的象徵，是正当‘自己的’祖國被帝国主义的胜利的烏煙瘴气所瀰漫流毒的時候而準備殲身以戰的象徵”(“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一〇——四一一頁)。

李卜克内西是許多書籍和小册子的作者。

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著作

“論說、書信和散文選集” 卷首附有威非·茨瓦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的一簡傳記 柏林，一九五二年，德文原書。

“帝国主义和以軍国主义的研究国际青年工人运动的關係”，彼得堡勒，一九二一年，俄譯本。

“我的審判文件集”，彼得格勒，一九一八年，俄譯本。

参 考 書 目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瑞士社会民主党中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自傳”；“齊美尔瓦尔德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各國社会主义委员会以及各國社会党書的組織改革”；“世界政治上的轉变”；“恩黎的遠見”；“明星的閃光”)。

第二十四卷(“我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务”(根據种級政党的政綱草案)；“俄國各政党和無產階級的任务”；“告士兵和海員書”；“公民

們：要了解世界各國資本家的辦法是什麼：”）；

第二十五卷（“論斯德哥爾摩會議”）；

第二十八卷（“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關於羅莎·盧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內西被捕的雜誌”；“致歐美工人的信”）；

第三十五卷（“給在柏林的俄羅斯源維埃聯邦社会主义共和國代表的電話。（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列寧，斯捷爾納赫、斯大林簽字）”）。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論布尔什維主义歷史中的幾個問題（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羅斯勒：“卡尔·李卜克內西，一位爭取和平和民主，反對帝国主义战争和軍國主义的愛國战士的傳記”，柏林，一九五二年，德文本。

巴爾特：“卡尔·李卜克內西與克澤伯的對話”，柏林，一九五一年。

原名 Либман, Карл

譯音 庫克 (日 Ляк)

譯者 王德勝

題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二十五